

文人趣談

四川才子謝無量

●王成聖

(一九九七年一月初刊·二〇〇二年三月重刊)

生活縱任不受拘束

中國文人多有怪癖，形形色色，出人意表。以近代而言，生活縱任不羈而又才高八斗者，當以謝無量為首席代表人物。

謝無量是四川樂至人，幼時與經學家馬一浮同學，品學兼優，及長兩人的文名亦等量齊觀。

謝無量原名大澄，字仲清，號無量，立身處世以後，以號行世，享譽學界。謝無量治學嚴謹，才氣縱橫，但他生活縱任不受拘束，不修邊幅，在學界傳為笑談。他中年以後，在上海居住時，與同為四川籍曾任行憲前監察委員的曾通一（道）相友善，兩人同客居上海一品香旅社，有錢時即赴賭場搏戰，同往相識好友的高級娛樂場所，十常九輸。有時手順，深夜懷巨額戰利鈔回到旅社，銀元錢幣，數量滿屋，凡帳頂、桌椅間、馬桶水箱蓋上都置有鈔票，琳瑯滿目，宛似金屋，除向旅社結清房租飯金外，隔夕又成了空手大佬倌，再出門時，連車資都要向帳房

伸手借貸，好在他們倆人名氣大，出手闊，與旅社主人相熟識很少碰釘子。

謝無量打麻將或到其他賭場的對象，喜與衣香鬢影的異性貴婦，一同豪賭常輸得身無分文，猶流連賭場，不肯遽去。

某次，見鄰座一美婦面前籌碼堆聚，他即順手取來投入賭局，迭輸迭取，婦人駭怪，悄聲向鄰座問其姓名，知係名詩人謝無量，嫣然一笑，不以為忤，還有一次，四川著名軍人范紹增到上海遊歷，慕謝無量大名，往訪初識荆。

翌日，謝無量東邀友輩共宴范於「都一處」飯店，場面盛大，餐畢，無錢付帳，謝即促茶房將帳單置於范紹增面前，請范紹增付款，范欣然付訖，謝無量端坐如常，像無事人一般。受人愛重的是謝無量常與好友曾通一（道）同在一起，他取用某貴婦的籌碼，要范紹增付餐費，事後均由曾通一全數奉還原主，不少分文。

謝無量幼時隨做官的父親遍遊大江南北，攻讀詩書典籍，也很勤奮，為貴公子。

後來在浙江從師，在上海求學，精研經史，成年後，投身文教事業，曾任京報主筆，四川高等學堂講師、中央大學、中國公學教授。國民革命軍時期，任孫中山大本營秘書參議，黃埔軍校教官等職，很受孫中山的器重。

在旅館中曾出洋相

謝無量早年潛心治學，博古通今，文采粲然，書法的精妙亦揚名於各界，某日他和好友曾通一自一品香旅社前往一浴池洗澡，兩人身邊都忘記了攜帶浴資，曾通一在快洗好澡時，忽然想起未攜帶錢在身邊，很感不安，急忙穿衣回到一品香旅社，向女經理借錢。

曾通一在匆忙之間，穿錯了衣褲，誤將謝無量的衣褲穿在身上，匆匆回到旅社。

謝無量在浴池發覺曾通一先行離去，自己身上缺少浴資，起身穿衣離浴池時，驚見褲子被曾通一穿走，不得已，以汗衫作褲，惟袖口較褲腳小，免強穿上，用浴巾圍繞腹

部，趕急要回一品香旅社，在途中遇到了相識的好友，這位好友殷勤邀請謝無量坐茶館飲茶，謝一再推辭，好友一再強邀，形象非常狼狽而滑稽。

謝無量固辭好友邀請坐茶館飲茶之後，急忙走回一品香旅社，猝見曾通一正和旅社女經理商談借貸浴資。

謝無量出手拉扯曾通一，指曾不應該穿錯謝的衣褲先行逃走，使謝難堪，半開玩笑半責罵中，奮力和曾通一拉扯，用力過猛，把浴巾掙紮得掉落地上，以汗衫作褲穿著的汗衫，隨亦滑落地地上，光著身子站立在女經理面前，把女經理嚇得花容失色的跑走了，謝無量和曾通一兩人大大地出了一次洋相。

餘園賞菊詩畫名作

一九四六年冬天，六十二歲的謝無量仍在四川大學任教，邀了另兩位教授到成都雙柵子街「餘園」賞菊，餘園是錦官城名士朱懋先、朱良輔兄弟的宅第，朱氏昆仲以「種菊」自娛，經年累月，精心培育，選株育種，分枝插巔，留蕾護葉，費盡心力，育成良種新品數百種，花開時，魏紫姚黃，一片錦繡。在朱氏兄弟的廣大庭院中則是亭台樓閣，布局高雅。四周牆壁懸有畫家精繪的「百菊圖」，使菊園更為增色。

謝無量借史學家蒙文通、考古學家馮漢騏等人賞菊、品菊、評菊、頌菊，極盡文人風雅。是晚朱氏兄弟饗來客以「菊花宴」，以菊花配魚片、腰片、肝片、雞片，佐以鮮果美酒，吃得謝無量心花怒放，暢快無比。席散之後，謝無量詩興大發，濡墨揮毫題詩云：

「已謝聞名但飲茶，
餘園坐隱老朱家；
自矜百畝勤澆灌，
夜起持燈照菊花。」

詩句情真意切，書法剛勁挺秀，成爲一幅絕品，被朱家視爲至寶。

大陸變色以後，中共爲借重謝無量的文名號召，任他爲四川博物館館長，後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，成了中共政權的「貴賓」。

中共主席毛澤東喜附風雅，於五十年代邀謝無量到北京訪問，禮遇甚厚，並問他：「你寫詩是學的哪一家？」

「這……」謝無量竟一時對答不出來。
「寫字學的誰人？」毛澤東又問。
「這……也說不清楚。」

毛澤東也不見怪，曾與謝無量合影留念。謝無量自北京回到四川曾對人說：「毛主席問我詩學的哪一家，寫字學的誰人，我一時答對不出來。今後真該要好好專學一家了。」

謝無量曾著《王充哲學》一書，於一九一七年四月由中華書局出版。他認爲王充在《論衡》中說充於天地萬物皆用生物之理推較其本，頗近於唯物論，這在一千九百年前，妖妄的讖緯之學，盛行之東漢時期，是非常可貴的，毛澤東曾看過此書。

一九五六年，謝無量又應周恩來之邀到了北京，毛澤東在中南海設宴招待謝無量時，竟提起王充哲學這本書。當時章士釗也在座。毛澤東說：

「謝無量老先生是很有學問的，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都很有研究，思想也很進步，在蘇聯十月革命前就寫了《王充哲學》，這本書是提倡唯物史觀的哩。」

其實，謝無量只是就書論學，他那裡懂得什麼唯物論呢？

謝無量曾當選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，一九四八年三月他到南京出席國民大會，選舉蔣中正爲總統，李宗仁爲副總統，蔣李兩人對他都很禮遇。

謝無量書生本色，待人和善，不談政治，不參加國民黨內的派系活動，他和孫中山、蔣中正、張羣都很熟識。

謝無量對張羣在蔣中正身旁的作爲不表贊同，不願與政治人物往來，他任國大代表時祇接受憲政指導委員會（會長莫德惠）的委員聘書，不接受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（會長孫科）委員的聘書，因此大陸變色後，未曾受到中共的迫害。